



美丽的泰晤士小镇

■张群

意犹未尽

蝴蝶

■嵇振颐 文

春天又一次悄无声息地降临人间,小草绿了,桃花红了,迎面而来的是温暖而湿润的空气。我在公园内感悟着春色,望着花蕊上那翩翩起舞的精灵。它们是美丽的一部分,用精彩的律动带来春天的问候。

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哪种昆虫,我会毫不犹豫地將蝴蝶作为首选答案。可能有人喜欢蜜蜂,因为它每天忙忙碌碌,在不停的劳作中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;可能有人喜欢蚂蚁,看似弱小的身躯,却能够迸发出惊人的集体力量;可能还有人讨厌任何昆虫,这或许是一些爱美的女孩子,难怪有些男生为将昆虫作为恶作剧的道具,躲在一边欣赏女孩们的尖叫声。不过,我却喜欢身材轻盈的蝴蝶,不仅因为它美丽的外表,还有历史上留下的一段段佳话。

两千多年前,就有一位追求逍遥自在、希望摆脱约束的哲学家对蝴蝶产生了对浓厚的兴趣。读《庄子》一书,我从字里行间感悟到一个追求自由的灵魂。很多人从儒家诸多经典中旁征博引,就是为了说明中国没有自由民主的传统。不过,如果他们看到庄子的思想,或许就不会轻易地做出这个肯定的结论。庄子有很多思想闪耀着智慧的光芒,其中尤以齐物论最吸引我的注意。而最能体现齐物思想的,就是庄周梦蝶这个带有寓言色彩的故事。故事中,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,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。梦中的他感到非常快乐,悠然自得,不知道自己在现实中是庄周。一会儿梦醒了,他却

成为了僵卧在床的庄周。由此,庄子抛出了一个哲人式的发问:究竟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,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?

我喜欢这个和蝴蝶有关的故事,不仅因为它能够锤炼人们的思想,还充满着诗情画意。不是吗?蝴蝶在空中怡然自得地飞翔,正是很多受到种种束缚的人们心中永恒的梦想。

可能很多人都做过类似的梦,但是梦醒之时,多数人只是一声叹息,随后就按部就班地做回自己,再也没有做深层次的思考。不过,庄子却对这个荒诞而美丽的梦境进行了哲学的提炼。

虽然睡梦和苏醒是两种不同的境界,蝴蝶与庄周是两样不同性质的事物,但是庄子却认为他们都只是一种现象,是道运动中的一种形态,一个阶段而已。人生如梦,尽管形而下的一切千变万化,但都只是道的物化而已。庄周也罢,蝴蝶也罢,本质上都只是虚无的道,是没有什么区别的,至此庄子将“齐物”的思想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如果说庄周梦蝶的故事让人心驰神往,那么梁祝化蝶的故事则多了一份凄凉与伤感。两位痴男怨女曾经立下誓言:“生不能同衾,死也要同穴!”后来梁山伯被朝廷任命为鄞县令,然而他却忧郁成疾,不久身亡。英台闻山伯噩耗,誓以身殉,她被迫出嫁时,绕道去梁山伯墓前祭奠。在祝英台哀婉感应下,风雨雷电大作,坟墓爆裂,英台翩然跃入坟中,墓复合拢,风停雨霁,彩虹高悬,梁祝化为蝴蝶,在人间蹁跹飞舞。千百年来,人们传唱着这段爱情的赞歌,为两人的痴情而感动着。尤其在物质泛滥的今天,这种真情就更显得弥足珍贵。或许,我们不必去模仿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,不过他们的精神我们却可以抽象地继承。面包是爱情的基

础,但不是爱情的全部。如果因为物质和金钱而舍弃你爱的人,年老时你会产生无尽的悔意。这个故事的结局,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渴望大团圆的心理。虽然生时不能在一起,但是死后能够化作精灵般的蝴蝶,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离别的痛苦。蝴蝶充当了美丽爱情的使者,让原本悲伤的尾声不再是那么忧伤,同时也带给人们追求美好未来的无尽希望。

蝴蝶,又一次在陈启佑那篇令人感伤的《永远的蝴蝶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这是一篇情节并不是很复杂的故事,“我”和樱子在一个雨天外出寄信,信的内容是将“我”打算和樱子结婚的消息告诉远方的母亲。没想到为了寄出这封报喜信,樱子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车祸,“我”一下子从幸福的云端坠落到痛苦的深渊。事情后,“我”又站在樱子出事的地点,眼前似乎又出现了樱子过马路去寄信的场景,她如同一只蝴蝶一样飘落在湿冷的街面。读者似乎对这个现场身历其境,亲眼见证了樱子蝴蝶般轻盈的身影。车祸的一瞬间,并作者加以时空的人为放大,从而造成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。

我喜欢蝴蝶破茧而出的情景,那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的过程,更是一种灵魂的蜕变与提升。我们每个人的的一生中,都有这样一种炼狱般的经历。不过,当你回首当年经历过的痛苦,你甚至会产生一种感激。正是这样的磨练,成就了今天你的成熟和稳重。不经受痛苦和磨砺的青春,不是完整的青春。

此时,我的眼前正有一只美丽的花蝴蝶在自由飞翔。我不愿意打扰这不羁的精灵,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赏着。阳光照耀在它的身上,闪耀出绚烂的光芒……

生活故事

看报纸

■钟喻 文

新民晚报有个“上海闲话”专栏,每周二刊出,除了刊登用上海方言写的上海风情的文章外,还经常配以麟康、亦群等人作的反映以前上海市井的漫画,读来十分亲切。上周刊出了麟康一幅《读夜报》的配图,生动反映了以前沪上纳凉时节,人们在读报栏前争相阅读新民晚报的情景,也不由使我想起小辰光看报纸的往事。

我们小辰光正值文化革命期间,记忆中当年报纸并不多,除了小学里曾订阅过的《红小兵报》外,沪上大报可能也就是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两种了,当年弄堂里订阅报纸的人家并不多。

虽然家里没订报,但我也能看到报纸,因为当年几乎每个弄堂都有一个读报栏。虽然我们团结里是一条小弄堂,隶属于中太和居委会,没有读报栏,但在中太和里就有两个读报栏,都是在过街楼下,一个放置《解放日报》、一个放置《文汇报》。当年的读报栏不是漫画中的橱窗式,而是一种铁网式的,报纸是夹在两张铁网中间,挂在墙上供人浏览的。由于当时报纸的版面也不多,只有4版,因此将报纸展开后放在铁网里,再合上另一张铁网,锁上后挂在墙上,报栏的头是活络的,可以正反面转,看了一

世间百态

那年夏天,没有风

■崔立 文

孩子是在老家上的小学。一个夏天,孩子说想去看看在上海打工的爸爸,顺便看看上海。孩子的爸爸在建筑工地上班。

孩子在给远方的爸爸打电话时,说了这事。爸爸说,那来看看吧。可工地真的太忙了,眼瞅着孩子的暑假,还有一个星期就要结束了。爸爸咬咬牙,向工头请了假。然后,给孩子拨了电话,儿子,你来吧!

孩子是在一天早上到的,妈妈也陪着一起来了。虽然在火车上呆了一天一夜,但孩子的脸上看不到一点疲惫。在出站口,孩子远远地看到了爸爸,冲过拥挤的人群,孩子扑到了爸爸的身上。原本打算休息一天再去玩的。孩子说,爸,妈,我们现在就去吧。爸爸看了孩子一眼,又看了看妻子,点头说,好吧。

他们去的第一站是东方明珠电视塔。孩子很早就想去看了,连倒了两辆车,他们来到塔下。看着高耸入云的塔,孩子的头,乐开了花。

接着,去了南京路步行街……

第三个地方是外滩。那时天已经微微有些黑了,无数的灯光都已亮起。夜色中的外滩,长长的一条江边走廊,更有一番别样的魅力。

一开始,孩子跟在爸妈的身边,不时地,孩子还会喊一声,爸,你看这个。又或是,妈,你看那个。孩子的口吻中,难掩对这一切的新奇。

也许是夜晚观景的游客越来越多。不知什么时候,孩子遥望着江边,看了一小会,回过头时,已经看不到爸妈了。以为是被游客挡住了,孩子忙不迭地喊了一声,爸,妈。没有

后面,再转过来就能看另一面了。这种方式,虽简陋,但不占地方,当时上海许多读报栏,如集福里长阳路的弄堂口读报栏也都是这样的。

小辰光由于比较关心时事,所以总喜欢到太和里弄堂口去看报纸,当时报纸的内容也较单一,时事政治为主,记得主要版面多为领导人出访,外国人来访、西哈努克访问中国的消息,此外越南、柬埔寨、老挝三国抗击美国战争侵略的报道也占了相当篇幅,还有就是当时正值“小小银球传友谊”的时代,有关乒乓球比赛的报道也是我喜欢看的。

回想小辰光看报纸,又想到《参考消息》。因为在1985年前《参考消息》是内部报纸,发行范围只覆盖到所有“县级以上”以上干部,因为它不仅是大陆了解外界信息的窗口,也几乎成为身份的象征。记得隔壁邻居有一个“老伯伯”,在霍山路上群英机械厂工作、就订有《参考消息》,于是每逢天热纳凉时,我总喜欢向他借阅,《参考消息》也从此印在我的记忆中。

从小养成的读报习惯一直保持至今,尽管已进入电子网络化时代。如今,我每周必去一次上海图书馆的报纸阅览室。去外地出差、旅游,每天也必买一份以上的当地报纸。虽然办公室已订有数10种报纸,但我家里仍订有晨报、晚报等报纸,每天晚上必花近1个小时的时间读报,如有应酬等因素晚回家,睡觉前也总要瞄上一会儿当天的报纸。

回音。孩子又喊了几声,还是没有回音。孩子有些急了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十来岁的孩子,说大不大,说小也不小。但毕竟是在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,能不急吗?喊了一会,孩子似乎感觉无望了,蹲在一边,忍不住呜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是一个老人的声音,孩子,怎么了?老人喊了第三声时,孩子才探起头来。有些警觉地看了老人一眼,早在以前,爸妈就关照过孩子,出门时,千万要小心,外面坏人很多。

老人看到孩子有了反应,微微一笑,说,孩子,你是不是和爸爸妈妈走散了?孩子点了点头。老人问,孩子,你有爸妈的电话吗?我帮你打个电话给他们。孩子摇摇头。老人又问,那你知道住址吗?孩子还是摇头。老人苦笑说,这我也没办法了。

一个年轻女子,走过时听到了老人和孩子的对话。女人就停住了脚步,也站在了那里。看着已经束手无策的老人,还有一脸绝望的孩子。女人说,我有办法,报警。

然后,老人和年轻女子,似乎是很默契一般,停在了那里,劝慰着孩子,放心在这里等一会,警察叔叔就会过来,然后,带你去找爸妈!

一个路过的中年男人,给孩子递上一瓶水,很亲切地说,孩子,渴了吗?喝点水吧……

几乎是在前后脚的时间,两个警察,还有孩子的爸妈,找了过来。孩子的妈妈紧紧地抱住孩子,不愿松开。孩子的爸爸,再三感谢那些好心人……

在孩子的脑海里,永远都会记得,那年夏天上海的外滩,天色有点黑,但没有风。这比任何一次旅行都惊险难忘。

人生智慧

苏东坡妙联嵌中药

■邹时民 文

提起苏东坡,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宋代大文豪,其豪放的词风曾领

一代之风骚。

其实,苏东坡不但是位大文豪,而且在医药方面也颇有造诣。他与当时杭城名医庞安友情笃深,而庞安亦喜

欢吟诗作词,因此常在一起对诗助兴,不亦乐乎。

有一天,庞安到苏府拜访,发现门上新挂了两只灯笼,不由地诗兴大发,脱口吟上一联:“灯笼灯笼灯,纸(枳)壳原只防风。”东坡恰好迎上门来,听罢稍作思考,即续下联:“鼓架架鼓,陈皮不能敲半下(夏)。”

两人相对哈哈大笑,进入后院花

园,只见园中翠竹郁郁葱葱,庞安便赞叹道:“中暑最宜淡竹叶”,东坡随即答吟:“伤寒尤妙小柴胡。”

接着,两人坐在园中小憩,庞安看到满园玫瑰怒放,煞是怡人,又出一联:“玫瑰花开,香闻七八九里。”东坡未加思索,对答如流:“梧桐千丈,日服五六十丸。”

庞安小坐后起身告辞,再出一联:

“神州到处有亲人,不论生地熟地。”东坡含笑对出下联:“春风来时尽看花,但闻藿香木香。”

名医与文豪,一个上联出得好,一个下联答得妙。更令人佩服的是,对联中还巧妙地嵌入了12味中药,它们是:枳壳、防风、陈皮、半夏、淡竹叶、小柴胡、玫瑰、梧桐、生地、熟地、藿香、木香。